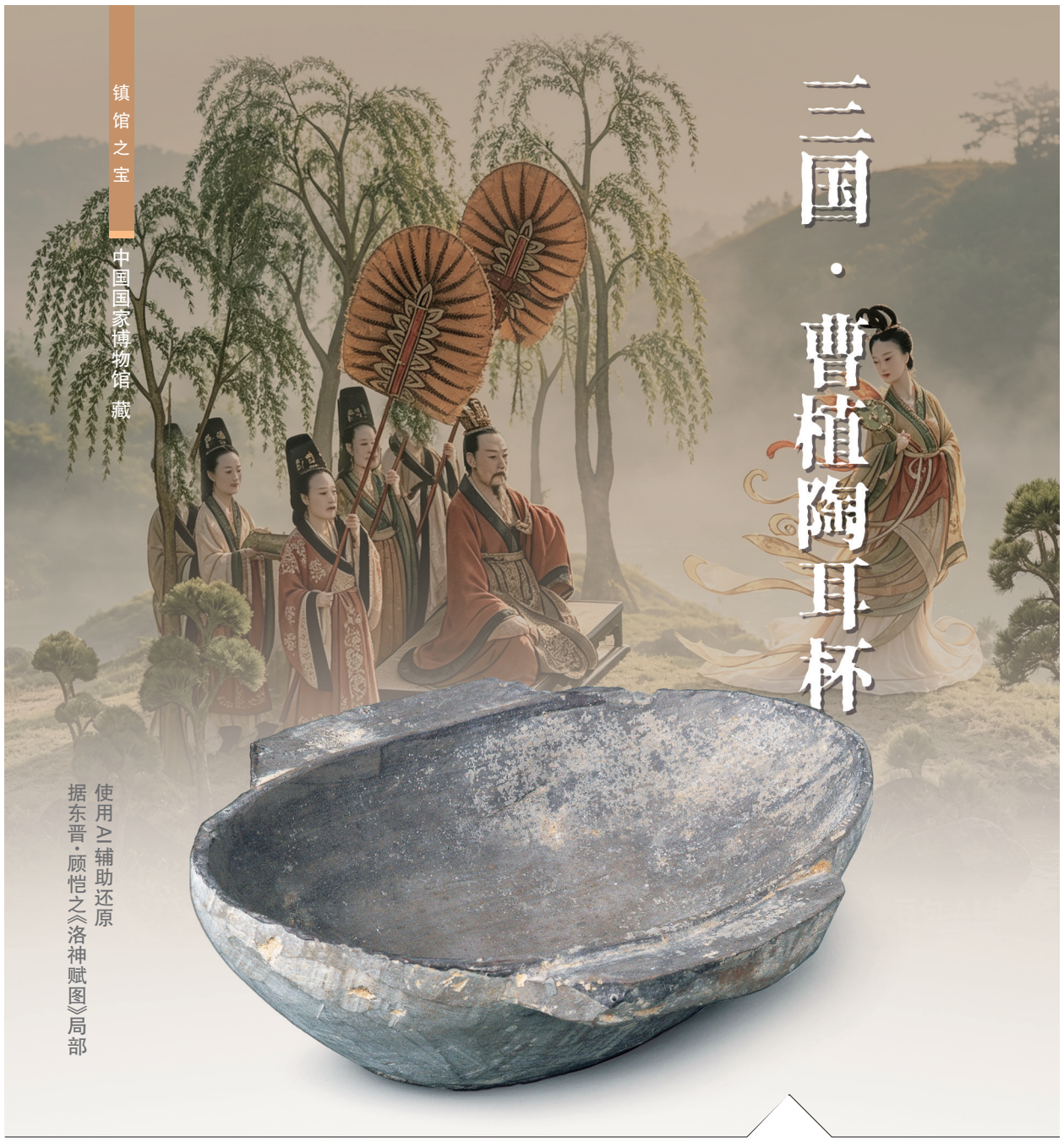


制图/徐民

□ 张楠楠

在中国国家博物馆“古代中国”展厅中，静静地陈列着两件质朴简约的灰陶耳杯。它没有夺目的光泽，也没有繁复的纹饰，看似普通的随葬冥器，却承载着建安才子曹植跌宕的一生，记录着汉魏时代的宴饮风尚、丧葬制度与文人风骨。这两件曹植墓出土的陶耳杯，跨越1700余年，从东阿鱼山脚下走进国家博物馆，成为读懂建安风骨、读懂三国历史的一件重要物证。

耳杯，又称“羽觞”，器身呈椭圆形、浅腹平底、两端微翘，形似小舟，口沿两侧伸出新月形双耳，宛若飞鸟展翼，故而得名“羽觞”。其名最早出自《楚辞·招魂》“瑶浆密酌，实羽觞些”，千百年来成为诗酒风雅的经典象征。宴饮时双手执杯而饮，是汉魏贵族通行的社交礼仪，天子用爵，公卿士族通用羽觞，等级秩序一目了然。

耳杯的材质很丰富，漆木、青铜、金玉、玉石都为实用器，唯独陶质耳杯几乎全部作为墓葬冥器，不作日常使用功能。古人秉持“事死如事生”的观念，将生活中的宴饮器具制成陶模型随葬，希望逝者于另一个世界依旧能够宴饮如常。耳杯既可盛酒，亦可盛放羹汤肉食，一器两用，功能丰富。著名的东晋“曲水流觞”雅集所用之器，正是此类羽觞。

耳杯盛行于战国、秦汉至魏晋，唐代以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，仅存后世仿古器物。在数百年的使用历程中，它不仅是生活用具，更成为文人寄情抒怀的精神载体，频频出现在历代诗文中，象征着宴饮、释怀、风雅与自由。

曹植墓坐落于东阿县城以南鱼山西麓，整座墓葬平面呈“中”字形，由外甬道、主室、后室三部分组成，全长11.4米，宽4.35米，规模不大，形制简朴。1951年，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开展发掘，一共清理出土文物132件，绝大多数是朴素的陶器，几乎没有贵重金银铜器。如此简约的皇族墓葬，并非凄凉，而是三国薄葬制度的真实写照。曹操、曹丕皆力主薄葬，严禁厚葬奢靡，曹丕更立下遗令，墓葬“无藏金银铜铁，一以瓦器”。身为曹魏藩王的曹植，一生屡遭贬抑、命运坎坷，临终亦遵时代制度，以素陶陪葬，薄葬之风更显得他郁郁而终的无奈。

陶耳杯成为曹植核心陪葬器物，与其生平性格高度契合。《三国志》记载曹植“任性而行，不自雕励，饮酒不节”。汉魏乱世，时局动荡、人生短促，纵酒抒怀是当时名士普遍的生活方式，文人常借美酒消解忧思、安放情志。

曹植嗜酒，酒后的他更加潇洒豪放。他的许多文风华茂的作品都是在酒的助兴下完成的。曹植天资绝代，少年成名，文思斐然，十八岁作《铜雀台赋》惊艳朝野，《白马篇》《洛神赋》《赠白马王彪》等名篇冠绝建安文坛，留下“才高八斗”的千古美誉。早年的他深得曹操喜爱，一度是储嗣热门人选，意气风发、前程似锦。然而，酒成就了他的才情，也改写了他的命运。他性情率真、不擅权谋，纵酒放任的性格使其屡次触犯禁忌。醉酒擅开司马门、军期大醉无法受命，一次次错失机遇，彻底失去曹操信任，最终与政治理想彻底无缘。曹丕即位后，曹植从天之骄子沦为被猜忌、被迁徙的落魄藩王，常年颠沛流离、居无定所，形同软禁囚徒。他多次上表求仕、渴望报国，却始终不被朝廷接纳。公元229年，曹植被贬东阿，在这一带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，三年之后，郁郁而终，年仅四十一岁。醉酒误事留千古遗憾，空杯晃荡的是他的泪，壮志难酬的苦闷常伴，酒，便成为他最后的慰藉，是他排遣失意、安放心灵的唯一依托。

正因一生诗酒相伴，曹植临终之时，特意嘱托将自己最贴身的宴饮器具——羽觞，带入墓中。这两件朴素的陶耳杯，虽是无生命的冥器，却象征着他一生的热爱、遗憾与寄托。杯中盛了少年壮志，盛了暮年悲凉，盛了建安风华，也盛了乱世失意，两只粗糙的酒杯，见证了他的黯然退场。

从鱼山古墓到国家博物馆，两件陶耳杯走过了漫长的路程。岁月更迭，金玉锈蚀、漆木腐朽，唯有质朴陶杯长存人间，无言诉说着建安风骨的慷慨悲凉，见证着一代才子的起落浮沉。小小羽觞，盛得下汉魏风月，也盛得下千古诗心。

（作者系东阿县博物馆副馆长）

本版策划/路子强 张颖 徐民

寄语

博物学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学问，而是我们与万物、与过往重新建立联结的方式。在东昌湖畔辨认候鸟的羽色，是自然的注视；凝视展柜里铜器的翠色锈迹，是历史的低语。在这个什么都求快的时代，博物学教我们的，恰恰是慢下来的能力。去倾听自然如何言说，去触摸文物里未散的墨痕与灯影，在细微处照见生活的质地与文明的根脉。愿这方小小的版面，陪您找回那份久违的宁静和丰盈。

聊城市铁塔文化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刘宜萍

小贴士

跟着文物学汉字（六）

敦（duì）



战国嵌地几何云纹铜敦，湖北省博物馆藏。

敦，古代用来盛黍、稷、稻、粱等的大圆碗，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，秦以后逐渐消失。该器高22.8厘米，口径17.5厘米。上下完全对称，可以分开作为两件食器使用。盖上的三足也可用作支撑，带一件敦出门，盛饭时可以瞬间拥有两个大小一致的碗。

缶（fǒu）



战国错锡铜缶，四川博物院藏。

缶，盛酒器或盛水器。最初为陶制，春秋战国时期流行铜缶。小口大肚，有方形有圆形。铜缶按用途可分为尊缶、盥缶两类，尊缶装酒，盥缶装水。当缶与音乐联系在一起，主角就变成了陶缶。古人唱歌，喜欢击缶打拍子，“击缶而歌”“坎其击缶”，击打的就是陶缶。

（路子强据湖北省博物馆、四川博物院网站、央视新闻·文博日历等综合整理）